

河濱遺書鈔

河濱遺書鈔卷二

朝坂李 楷叔則著 南州李明睿太虛參訂

霧堂詹言

監代篇

詩曰儀監于殷峻命不易仲尼曰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夫五德三統前王者後王之監也三統定於夏時五德迭爲盛衰由其大者以考其損益惟聖人而在天子之位者乃可以言此非小儒之所敢與也予讀元人進宋史表而哀之其言曰聲容盛而武備衰論建多而成效少夫元之監于宋也爲宋史則知宋人之得失代宋命則知元事

之興革元之監宋能如周之監殷乎元儒自廉公外許魯齋吳草廬猶有宋儒之習章奏政事燦焉可觀此非宋之餘烈乎元人重節義祀文天祥故余闕之死紀之史策明興之初新安隱士尙不願仕此非其報乎夫所謂監者監其得失而立一代永久之規者也宋之亡蓋失在不自立而倚與國倚人以爲計終不可以圖存又有外患日相尋於無已元則不然幅員最大邊防不立亦無強國以相凌此亦監宋之一事也卒之亡元者卽中原之人夫中原固元氏蕭牆之內也天命去留人心向背嗚呼其亦可知矣且元之所爲史者故不止一宋也有遼史焉又有金史焉

其監於遼金者豈其盡舍置之蓋漢承周秦之後故雜王
霸以爲治元承遼金有宋之後故兼南北以爲政吾不敢
謂元以用宋而百年以雜用遼金而僅止百年然在元代
之人才元氏之天祚其所謂延促之故又可知矣夫以仁
得之以仁守之者久道也以暴得之以仁守之者亦不易
敗之勢也以暴得之以暴守之者速亡之道也所謂仁者
有仁心有仁聞有仁政讀孟子三代之得天下及不嗜殺
人者能一之斯以知人之不遠能視人如穀鯨之牛而興
王淳然矣今夫宋固尙仁之代也廷無珮刀之武臣市稀
刑殺之大獄然而洛朔蜀三黨分矣周禮試於青苗紹述

盛於再起而邪正相激卒以多故矣人修君子之名講明
三代之典而乃無救於滅亡以致誚之者幾以君子爲亡
國之由夫以臣子之爭黨而禍及宗社其始則優禮儒臣
含容諫臣不知其流弊之至於此也夫前乎宋者有以朋
黨亡國者矣後乎宋者亦有以臺省亡國者矣朋黨角立
同地仇讐元代之人異而又異卽主者以沙漠之真人而
語言文字官制政令半用蒙古半用中原其所以同寅協
恭兩無猜忌也得乎夫天命爲君非以私其一人而福之
也其一人者爲臣民之主而爭寵者取一時之憐忘億萬
年之計則女子嫉妬之常情也邪正之間蓋可忽乎哉是

故監往代者君宜好仁臣貴不黨

用物篇

物有利用其生者資其生之益於人也有利用其死者資其死之益於人也誤用之則無益匪微無益且有害於人焉何以明之牛馬者人之所以耕戰也耕者農之德戰者兵之武故騏驥有時而耕牛或以引輜重皆用其力以爲効死則駿骨雖市以千金黃牛之革亦可以爲用而非所謂馬牛之才也豹虎兕犀豺狼熊羆之爲獸也死則齒角皮革乃以中於用當其未死卽未可狎而近之雖帝王之苑囿以充美觀而不可以任耕戰也審矣何哉田單不用

牛之生而反用其死力王莽之爲昆陽戰也乃以虎豹用
乎兵欲藉其生以威敵是殆異於古之馭物者矣夫牛順
物也生用之不敢惜生死用之不敢惜死者也以牛爲愚
故欺而用之將以用其角而先以燃其尾此亦韓信所謂
驅市人而戰之者也然牛不知其爲所用也吾哀之吾悲
之至於虎豹之屬猛而食人不知人之誰爲我兵誰爲彼
兵也能部伍乎能以金退以鼓進乎能知中堅後勁之義
乎能知坐作步伐之事乎欲借其勢以爲張大吾軍之助
而反無以制勝於接刃此可謂之多算乎少算乎有算乎
無算乎此所謂不善用物者矣今天下之食牛者淩弱也

偶以處虎豹之皮而遂任虎豹以爲用者恃強以狎猛也
予觀於古人服牛乘馬引重致遠及驅虎豹放龍蛇之事
而後知今之不及古者蓋以作意而失之欲鑿古人之舊
而實以自貽伊戚也夫天下之物情豈難知哉柔而爲牛
馬暴而爲虎豹無以心相之而以形相之其亦可以識矣
夫民也柔兵也暴非天之生才爾殊也耒之耜之則化而
孱且脆矣介之冑之則縱之使兇而橫矣以民予兵是飼
之也安在乎又以兵治民哉是何異於使狼牧羊以水腐
草以火焦薪而猶有望乎其不遽盡也夫用民者用其生
用師者用其死理之不易者也孔子曰節用而愛人使民

以時蓋言生也老子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尙書曰不用命戮於社蓋言死也孟子曰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蓋言死其民而不知其所以生也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蓋言以兵毒民而不能用其死者也

學史篇

史者將以斷天下之疑者也故稱之曰信史史而疑復何觀焉今夫野史之不如正史也家史之不如國史也慮其不出於公也國之正史幾於公矣而君子猶有慮焉則其言其事有不足信者也信以傳信尙或淆訛疑以傳疑究

將焉極是故信其所疑疑其所信則必至於是其所非非其所是蓋以天下萬世之公典顛倒錯亂使夫爲善者無所勸爲不善者無所威其於君也爲舉枉錯直其於天也爲福淫禍善不足信而信之固學史者之愚也而實作史者之罪也嗚呼知作史者之罪則知作史者之法矣夫古者之世左史記言右史記動言動莫大於一人史官莫詳於左右此其在虞書可謂兼之當是時史已有專官而其名不傳吾知其爲聖人之徒也夏書商書周書所記載者蓋亦如此卽以秦誓觀之非尋常掞文之士之所能及此史之一體也春秋之作因魯史之舊文而紀列國二百四

十二年之事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大哉尼父之書乎此史之又一體也當其時有董狐南史之類求其簡策不可復覲又有左傳以耀豔深華之筆溢而爲國語外傳蓋猶以尙書紀言之法兼之於麟經編年之中此史之一體也龍門司馬遷變而爲本紀世家列傳八表十書後之學爲史者莫能外焉此史之又一體也嗟乎尙書者古史之傳信者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春秋者孔子之所自信者也其自言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左氏魯史之素臣也或以爲誣子長良史之才也扶風譏之嗟乎史不易言吾不敢以勦說爲得其解也有宋王安石欲廢春

秋以爲斷爛朝報此其言雖得罪於聖人然以朝報爲史與夫以史爲朝報則深有刺於天下之爲史而漫然操觚者也夫班氏父子續以大家猶世史也蔚宗之爲後漢陳壽之爲三國猶能言之亞也下乎此者吾有其書吾未能窮其旨而通鑑綱目則宋遼金元不能預爲之攝吾又安從而定之嗟夫學史者之難疑信是非其不可以齊也如此況作史者乎雖然作史則今日之事也學史則影響之事也以所見溯之於所聞再溯之所傳聞吾卽不敢言史官無左馬班范吾知時異於唐虞三代而人不及尼山夫子則尙書春秋其所不可爲也蓋史之所據以爲書者或

以實錄或以章奏補其缺略吾恐其以朝報爲之爲臨川之所譏矣夫史之出於野者不立其朝不知其事史之徇其官者不覆其實不伸其直或以隱諱而不敢書或以愛憎而曲其筆是在目前之所見者尙未免於失真而所聞焉得以無謬所傳聞又焉得以無訛乎況夫無所據而煽之則誣詞也有所聲而吠之則流言也吾烏乎知今日之史之非信史與吾烏乎知今日之史之爲信史與然則史廢矣乎曰以天道之生殺帝王之賞罰則爲世代之是非者聖人也其次莫如擇史官又次莫如參野史擇史官莫如以舊時之人參野史莫如以正人之書

至誠篇

明者用乎智者也其變則詐矣誠者忠信者也其病則愚矣詐則作僞僞相滋則天下亂愚則生奸奸相滋則天下亦亂欲其誠又欲其明二者不可得兼則天下之治何時乎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誠也明也一以貫之矣然竊嘗疑之我一而已天下之人億萬也以萬蔽一則明不及照以一察萬必嬰其欺日以聰明爲事鈎距察淵猶有所不及而我自居于淳悶人皆攻以機詐卽治一家亦勢有所不能而四海之大不可愚之以未孩世道日下不可視之以邃古吾慮夫誠之蔽不如智之

功也不億不逆何以能覺覺之以先復類億逆夫其去德
宗之猜忌而不失虞舜之大知此聖神以上之事而非中
庸以下之材矣是故論三代之上者觀其誠論衰季之後
者尙其智而仲尼於春秋之世教人則惓惓於忠信獨何
與山吾知其爲堅也火吾知其爲光也北吾知其樸而南
吾知其巧也民吾知其耑侗而兵吾知其尙詐也夏商吾
知其忠質而春秋吾知其爲譎也友邦吾知其會盟狡黠
者吾知其善背也嗚呼智愚誠僞之間微矣哉天下之多
故社稷之震驚有生於惛愚者亦有生於予智者有生於
叢脞者亦有生於綜覈者是故疑其卿相則卿相疑疑其

庶士則庶士危人君不推心天下無以有其功大臣樂摘
伏小吏無以安其職彈人者射蜮工之影而迎合在權門
考績者好葉公之龍而賄賂入津要不以誠而以智究不
至於搖動天下之民而不止卽以予之所知者言之天下
病於淆於是視其君以大智天下病於刻則又視其君以
至誠當是時是非構鬪用舍紛龐寄其柄於左右而樊然
矯之以衡石程書而樊然勵精圖治日不暇給投匭爲告
密之門輦轂有逋逃之數置相如奕局之子養寇生伏莽
之衅緯婦有宗國之歎杞人爲憂天之慮而百爾鄙夫相
與處堂不惴惴免誅則陽陽爭黨能言鸚鵡口舌徒勤張

吻狴犴膏血難滿日中見沫罔兩乃同於鬱儀四郊多壘
兵燹競焚乎玉石此亦懲愾求智積智成猜因猜孕旤嬰
禍違天之大悲也予嘗有鑒於御下矣臧獲甲乙亦庶人
之家之臣妾也其同者黨其異者伐衆所雷同未必是羣
所增忌未必非而主人又伺察以自矜下者愈以疑蔽上
愈以甚以嚴則小絃絕以寬則鬼魅生吾少時蓋苦於不
智也今一再細思之智巧詐力之不可恃也吾之家吾何
欺家人亦吾之人也欺之亦將欺於我蓋以誠實感之而
兩皆省其猜矣於是事日以簡心日以閒學日以靜智日
以增嗟乎君不疑天下之人而天下亦不疑於君所謂大